



一口老供销社 月饼的乡味

□ 江日航

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吃到婺源酥月了。

酥月就是中秋饼,带有乡味的老月饼。

进入农历八月,天开始黑得早,旧时的农村晚饭也吃得特别早,趁着天没暗早点吃完,能少开灯省点电,省电就是省钱。

江南水乡的老街,穿堂风就是清风,我家前门对着一条狭小的弄堂、后门挨着小清溪,小清溪边有一棵柳树,是大伯小时候种的,如今已经万条垂下,探水而生。

天一黑,奶奶便搬了八仙桌的长板凳,和邻里或围坐在弄堂口,或聚集在小清溪边,纳凉聊天。

我就和其他小孩子在老街上、弄堂里,跳绳、捉迷藏、打纸包。

中秋的晚上,大家更是早早地围坐在一起闲话。

东家长西家短,总有聊不完的事。

穿堂风过来了,摇蒲扇的手,便可以停了,无论是峡谷吹下来的山风,还是从溪谷吹上来的河风,总是格外凉爽,抚弄着人、撩动着柳,银白月光洒在小桥流水和瓦房上,显得格外恬静。

夜晚的时间在柳条的摇摆中,左一下右一下,就喃喃溜走了。

那个时候的我,还不太懂得什么是中秋节。只是知道,中秋节有中秋月饼,在外打工的父母会在这天打个电话回来,问奶奶有没有买中秋饼啊,告诉我们,过年不远了,爸妈还有几个月就回来了。

奶奶年年都买中秋饼,过节的时候,我们家却是老街上最晚拿出米来吃月饼的。

她说晚饭才吃没多久,等肚子空了些,再给我们发月饼。

过了八点半,街坊慢慢散去,蹲坐在邻居家刚看完两集电视剧的人们,一边争论着剧情,一边把自带的板凳、竹椅拿起来往回走,不一会儿,老街开始响起了上门板的声音,一块、两块、三块……直到木头门闩“嗒”的一声扣上,整条老街算是迎来了天中最安静时光。

我奶奶把前门也关上,从雕花床上方的吊篮里拿出了一包月饼,我、我表哥、我表姐被她喊到了后院。我们坐在小竹椅上,终于等到了中秋节的压轴节目——吃月饼。

我们三个小孩眼巴巴看着她打开一层层油纸,露出包裹其中的月饼,口水,已经到嘴角了。

真香啊!蜡黄的皮、黑色的馅。闻着酥皮的脆香和芝麻的焦香,我们慢慢地吃,舍不得掉落一点,吃完还要再舔舔手指。

这时候,奶奶满脸慈祥,总是提醒我们,慢慢吃,看着月亮吃,你们的爸妈这个时候也在吃月饼,跟你们一样也在看着这个月亮哩。

这句话,一讲就是十几年。

十二岁那年,我去县城上初中,便很少回乡下跟奶奶过中秋了。

吃的月饼也再没有那时候的味道。品种倒是换了不少,五仁的、蛋黄的,但再不是奶奶慢慢从吊篮里拿出月饼给我们吃的那个味儿。

去年,我三十岁,奶奶八十五了。中秋回老家过节,我问她,当年的月饼是哪儿买的,她告诉我是供销社詹师傅那儿买的。

供销社?一个富有年代感的名字。时光流转,老街新屋,斯人已去,一口老供销社月饼的乡味,却令人魂牵梦绕。

我“哦”了一声,心想,乡里的供销社商店早关多少年了,这口心心念念的月饼怕是吃不到了。
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上网一搜,老供销社的詹师傅居然四十年来还在坚持做酥月。

感谢詹师傅!我买来柴火灶烘烤的月饼,打开油纸,顿时,焦香四溢,酥香钻入鼻间。给奶奶尝一口,她惊喜地说:“就是这个味!”接着,她小口小口地吃着,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

人口难忘,放下难舍,这一口酥月,让奶奶给我讲起了从前的人和事。她对我说,人的一生呀就像这酥月,一辈子下来,内里是满满的馅,但若想要成“品”,还得用火烤,被刀切,细细品,方得圆满。



你不能去万松岭

□ 半文

朋友说:你不能去万松岭!因为你有孩子。

凭什么有孩子就不能去万松岭了?我就是要去看一看。坐102路,在万松岭站下,向上走十分钟,就到万松书院。周六的相亲专区,绕着一圈不锈钢围栏,贴满了履历——男的、女的,红的、粉的,手写的、打印的,彩色的、黑白的,从上往下、从南往北,人人都想占个好位,盼着被人一眼看见、一见钟情。不过大家也都默契,不覆盖别人的,更不会撕了别人的换自己的。没好位置,就贴在角落,相信角落里也藏着爱情。

另一边的广场上,撑着一地伞——纯的、花的、红的、绿的、大的、小的,全打开搁在地上,伞面上就贴张履历。某女,1995年,公司会计,年薪20万;某男,90后,医生……一把把看过去,竟还见着有飞行员、公务员的。我心里犯嘀咕:这是看中哪把,就能连人带伞一块儿撑走?我还没摸清行情,就被一群大妈围了个严实。“小伙子,看我的!”“先看我的!”“我们家是90后!”“我们家95年的!”一张张履历往我手里递,倒显得我像个包工头,来挑日结工似的。

“可我有孩子了!”我赶紧说。

“有孩子好啊!有孩子说明你成熟,肯定有经济基础,房子车子都齐了!”

“有孩子才好呢!我女儿以后能少受点罪——你不知道,女人生孩子多痛!”

“孩子都十岁了?那更妙!你不知道现在养个孩子多苦,又累又费钱,我女儿这是捡现成的!”

“有孩子怕啥?没公婆更好!有人都养着养老,还不用费心给人养老。”

紧接着又问:“孩子聪明不?”“孩子没毛病吧?”“男孩还是女孩?”

……

不到万松岭,我真不知道自己竟这么受欢迎!同事之前不让我来,八成是怕我太抢手。这么看来,生而为人,那些别人不让你干的事,最好试着干一次;那些不让你去的地方,最好试着去一次——只要不违法就行。没谈过恋爱的,要去万松岭;没经历过相亲的,更要去万松岭。一定要去一次,不为别的,就为尝尝被人围着抢的“受欢迎”滋味。看着一地的伞,突然觉得,男人有时的确需要一把伞——雨天挡雨,晴天遮阳,不晴不雨的时候,攥在手里心就踏实。

我想趁机从大妈堆里挣脱,却低估了她们的执着:“看看我女儿的,00后呢!”“小伙子,你想要啥样的?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有钱的、普通的、温柔的、爽朗的,我这里都有!”“你可得当心,别找二手婚介,找我!一手资源,放心!一分中介费都不要!”

有个男人挤过来说:“你先瞧瞧,我女儿90后,现在在美国,你要看是上了,我马上让她飞回来。”得,照片看着确实不错,这算是“出口转内销”吗。一个年轻点的妈妈念叨:“双休日不去相亲谈恋爱,她反倒,躺在家里刷短视频,让我来万松岭跑腿。”

“可是,我有老婆!”我实在没法,只能喊出来。

“有老婆怕啥?我女儿能竞争啊!我们家的年轻,长得漂亮,身材还好……”

同事说得真对!果然不能来万松岭——有孩子不放手,知道我有老婆了还不放我走。等他们反应过来,齐声喊:“什么?你有老婆还来万松岭!”说着就收起雨伞,看那架势,是要拿伞揍我。

还好,她们跑不过我。我一路跑到万松岭脚下,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回头望时,“万松书院”四个字还清晰在望。还好!虽有点心有余悸,但这趟真值得。看来,这辈子,还是值得去一次万松岭——感觉相亲这事儿,比谈恋爱、结婚都曲折“刺激”。

(杭州市上城区万松岭路81号的万松书院有一个免费相亲角,为当地热门相亲平台。编者注)

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有一句关于栾树的描写——

“那儿有几棵大栾树,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,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,小灯笼先是绿色,继而转白,再变黄,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。”

缘分好像水闸,一旦遇见,便源源不断。

秋天例行晨跑。路过一个十字路口,瞥见马路对面有一条游步道,心血来潮,我径直跑了过去。游步道依河延展,河水不深,河底的石子清晰可见。路过一片高低错落的树丛,能听见鸟儿抖动翅膀的声音,有鸟儿还时不时飞窜出来,朝天空高歌,热气腾腾的。

樟树下

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

■ 副刊部主办 主编 钟秋兰 美编 杨数

子解决了局里要安排人员打扫活动室的难题。

从此,老林每天第一个来到活动室,为大家烧好开水,下午待大家走后,把活动室收拾好,最后一个离开。

“退休生活还不错,有老伙计一起聊天看报打牌!”说起“赋闲”生活,老林也是美滋滋的。



哑古

□ 王明夫

在亲人群里看到哑古去中南大学送他儿子报到入学的照片,我瞬间眼眶发热,内心生出感动。

我外甥张嘉伟,因小时候一场高烧,绝聰失语,从此终身聋哑,人称“哑古”。别的孩子去上学的年纪,哑古去广东打工讨生活,在建筑工地里做小工,掺砂浆、扛水泥、搬砖块……后来跟着师傅学泥工。因为听不见世界的声音,他做工静心专心,反成了手艺高超的泥水师傅,尤其是贴瓷板这种细活,手艺在全县范围内都算拔尖。光贴瓷板一项,县城人家装修常要排队等哑古的档期。

我回家乡创建和君小镇,哑古是小镇建设中泥工的“当家”之一。有一次在工地上,我走到他身后,但见他专注于手上的活计,嘴上叼着的香烟积起了长长的烟灰,烟灰突然掉到水泥砂浆里,他微微一笑,泥刀一卷就把烟灰和到材料里了。长年劳作中,累了一整天的哑古,晚餐喜欢喝点小酒解乏,但从不喝醉。

稻盛和夫说: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。因为长年劳动,年届五十的哑古,身材体型还是那么的精干和英挺。

曾经,我姐(哑古的母亲)最深的忧虑就是哑古的成家问题。也是,家境清贫,还是个绝聰的哑巴,有谁愿意嫁呢?但命运待他不薄,哑古22岁时娶到了一位好妻子——哑古的妻子,幼时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,只有一条腿能走路,没法出门,就在家里操持家务,养儿育女,照顾老人,兼做裁缝为左邻右舍缝缝补补,补贴家用。哑古和他的妻子,两个残疾人结合组成家庭,自尊自强,勤劳致富,几十年积累,家境逐步殷实起来,住进了县城的联排别墅。

哑古有两女一儿。早些年大女儿考去南昌读了大学,前年二女儿以优良成绩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财务学专业,今年儿子又以县里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中南大学药学专业。哑古和妻子都没文化,但是三个孩子,不教而正,发愤图强,愣是凭着自觉努力,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,成绩一直优秀。更令我惊讶的是,从这几个孩子身上,我看到了孝悌、谨信、爱众、亲仁。

这让我常生感慨:什么是好的家教?为人父母者,自己自尊自爱、自强不息、勤劳不辍、朴实良善,可能就是对孩子的最好教育。

哑古不言,以身为教。

今年夏天,我去哑古家吃了顿饭,本意是去看年过八旬的的老姐姐,不料却看到了一幅和美的家庭生活画卷:四层的小楼,有自家的小院,种着蔬菜和三角梅,配建了洗衣池和压水井。室内一层是停车库、柴火灶、哑古妻子日常劳动的裁缝作坊和家庭会客的茶室,茶室书架上摆放着《王阳明传记》和《史记》等书籍。二层是厅堂、餐厅和厨房,厅堂正墙上供着祖宗神位。祖宗神位两边挂着一副木刻对联:“祖德光辉照千秋,宗支繁衍传万代。”厅堂墙上还挂着一块大大的牌匾:“家和万事兴”。餐厅墙上挂着我母亲留下的“家训十二条”,第一条是“治家第一要治懒,懒人不穷,天理难容”,第二条是“发家只有一条路,勤劳致富”。子孙不走这条路,富了有好事”。三楼四楼是卧房,家庭成员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卧室。整个家窗明几净,整洁宽敞。姐姐说,我们遇上了一个好年代!

准备午餐的时候,哑古妻子在厨房炒菜,孩子们或帮厨,或拖地,或摆碗筷,或端菜,或备酒,个个忙着手看得见的活。吃饭的时候,奶奶和妈妈不时地吩咐孩子们给舅公(我)夹菜、添汤、倒酒、盛饭,点评孩子们的礼貌和规矩,嘱咐孩子们要感恩舅公、学习舅公啥啥的。我们客家人“桌上教子,枕边教妻”的家风民俗,跃然餐间,可谓风细雨,润物无声。餐毕,孩子们分别去洗碗筷、整理餐厅,收拾厨房、清理垃圾等,我姐和哑古妻子则陪我聊天。

离开的时候,走到一层,我望着哑古妻子的裁缝作坊,想说哑古此时正在工地劳动,油然而生感叹,这许是最好的生活;男耕(工)女织,丰衣足食、老有安养、少有所学,家庭和睦、安居乐业。这一切,竟然全来自两个残疾人的奋斗与创造。

在建设和君小镇的工地上,每当看到正在做工的哑古,我内心就有一股隐隐的敬意和羡慕。也不免生出这样的感慨:现在有不少人,常常焦虑,日子过得凄惶不已,何不学习哑古的人生态度,静下来,定下来,勤劳起来,尽一生勤劳做好一门手艺,足矣!

《大学》曰: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而我外甥哑古,没上过学,不识字,不能言谈,却总让我感觉他是《大学》这段话的有力注解。

或许,我需要先读懂哑古,然后才能读懂《大学》。



第11期

樟树下

电话:0791-86849235

本版邮箱:32028011@qq.com

(本版配图:钟秋兰)